



I KNOW WHO YOU ARE AND I SAW WHAT YOU DID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做过什么

隐私在社交网络时代的死亡

[美] 洛丽·安德鲁斯 (Lori Andrews) ◎ 著
李贵莲 ◎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 Know Who You Are and I Saw What You Did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做过什么

隐私在社交网络时代的死亡

[美] 洛丽·安德鲁斯 (Lori Andrews) ◎著

李贵莲◎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 / (美) 安德鲁斯
(Andrews, L.) 著; 李贵莲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4
ISBN 978-7-5057-3457-9

I. ①我… II. ①安… ②李… III. ①计算机网络 - 安全技术 - 通俗读物 IV. ①TP393.0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053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14-8483

I KNOW WHO YOU ARE AND I SAW WHAT YOU DID

by Lori Andrews

Copyright © 2011 by Lori Andrew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3

by Hangzhou Blue Lion Cultural & Creativ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隐私在社交网络时代的死亡
作者	[美] 洛丽·安德鲁斯 著,李贵莲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杭州飞阅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 开 20 印张 238 千字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457-9
定价	49.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献给社交网络国度里的人们——
愿你们分享过的那些信息，永远不会被用来伤害你们。



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我们与社会机构、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方式。此外，我们购物、约会、工作以及进行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方式也因之改变。社交网络、微博和其他即时通信手段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交媒体在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腾讯QQ是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用户可以在里面聊天、上传视频、撰写博客、发送消息并分享照片和音乐等。数据显示，2014年，腾讯QQ每月一共有约6.29亿活跃账户，而另一家社交媒体人人网的用户则有大约2.19亿，微型博客平台新浪微博的用户也超过了1.26亿。

微博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使用，人们可以以新的方式找出并报道重要事件，并与政府部门进行交流。中文的特点使得微博的通信交流效果要优于与之对应的西方国家的社交媒体，比如Twitter。因为一个汉字能包含一个完整单词的意思，甚至能完整表达一个想法，所以一条微博消息中的140个字符（不含空格）可以传达一个甚至多个完整信息。微博还在Twitter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一个“长微博”的功能，其字数可以超过140字。此外，

用户还可以为他们的微博附上照片，使得他们的微博消息图文并茂。在微博界面上，用户可以对一条微博直接进行评论，而不必转发原始微博，也不必附上各种不同的话题标签，而这些通常都是 Twitter 上评论一条特定的推文所必须要做的。长微博、自由评论这些功能使得微博传播和讨论地方新闻的速度要比中国传统的新闻媒体要快得多。

微博已成为民众积极帮助政府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重要工具。在山西省，一辆巴士与装有易燃化学品的卡车相撞，造成36名乘客死亡。当地居民拍摄了照片，并在微博上分享了事故的现场情况。在一张照片中，网友发现当地负责安全事务的一名官员戴着一块手表，而这块手表单凭一名公职人员的工资通常是买不起的。微博发布后在网上疯狂传播，该官员也因此受到了政府的调查，并因其腐败行为被判处受贿罪，处以有期徒刑11年。

同时，政府也在逐渐介入了对某些类型的微博消息的审查之中。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自2014年12月11日起，中国政府可以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帮助追查相关用户。

另外，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还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向政府表达其观点的途径。中央政府以及公安局等地方机构也利用社交媒体来提供社会服务，吸引公民参与。例如，在一对夫妇杀害了他们三岁的女儿并逃跑后，福建省公安发了一条微博，掀起了对该夫妇的大搜索。这条包含夫妇照片的微博被转发了10000多次，并收集到了来自公众的3000多条信息。仅仅6天后，该对夫妇就落网了。

中国的社交媒体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巧妙地引导并改变其文化。萧强教授认为，微博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络的广泛使用为中国提供了双边交流的渠道，使得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更加透明、更富有流动性、更具多元主义价值的社会”。

洛丽·安德鲁斯

2014年12月



目 录
I Know
Who
You Are and
I Saw What
You Did

中文版序 001

- 1 一个叫Facebook的国家 001
- 2 当乔治·奥威尔遇见马克·扎克伯格 025
- 3 第二个自己 047
- 4 科技与基本权利 071
- 5 联网权 087

6 言论自由 107

7 致命的教唆 131

8 场所隐私 161

9 信息隐私 175

10 提供参考还是信息过量？社交网络与子女抚养权争夺 197

11 社交网络和司法体系 215

12 公平受审权 233

13 正当程序权 251

14 迈向宪法 267

社交网络宪法 274

致谢 277

尾注 281

第一章

一个叫Facebook的国家

I Know
Who You Are and
I Saw
What You Did

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成为英国首相时，会晤了另外一位“国家首领”——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没错，就是那位创立了脸书（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身价过亿的天才青年。在唐宁街10号的会面中，卡梅伦首相和“Facebook国总统”扎克伯格展开了讨论，话题是社交网络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承接某些政府职能并发布公共决策消息。¹

一个月后，两人又进行了一次补充谈话，谈话视频后来被发布到 YouTube 上。视频中，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卡梅伦与身着蓝色棉T恤的扎克伯格侃侃而谈。²“从根本上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卡梅伦向扎克伯格吐槽着英国的财政困境。

对此，扎克伯格就如何将 Facebook 当作一个平台来缩减开支、提高公众政治参与度，做了一个大概的描述：“我的意思是，人们都是非常有想法并

且富有激情的，我觉得对他们而言，问题在于如何获得一个简单而低成本的渠道，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好极了。”卡梅伦说。

不到一年时间，扎克伯格便在许多政府领导人的会议中拥有了一席之地。2011年5月，他出席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8 Summit）——由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和俄国八个经济强国参加的国家首脑年度会议。³媒体报道，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到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各国领袖们面对扎克伯格时无不充满敬畏，反倒是扎克伯格在他们面前显得较为轻松。⁴此次会议上，他总结了Facebook在“世界民主运动”中曾发挥的作用，并紧接着将自己的政策议程摆上了台面——强烈要求欧洲国家的政府官员支持他所提议的互联网法规。“人们一边告诉我说‘你在阿拉伯之春^①里起的作用真是了不起’，另一方面又说‘这其实也有点恐怖，因为你让人们的各种信息都能被收集到，并且被分享’。”扎克伯格说。

认为马克·扎克伯格是一位国家元首会不会很离谱？也许会。但是与一个国家相比，Facebook所拥有的力量 and 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7.5亿人的用户数量使其堪称世界第三大国。它还拥有自己的公民、经济体系、独立的货币、解决争端的机制以及与其他国家和机构间的外交关系。看完卡梅伦与扎克伯格的谈话视频后，我对用国家的概念来看待社交网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开始思索，统治Facebook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它践行什么样的政治理念？还有，既然被比作一个国家，它是不是还应该有一部“宪法”？

Facebook吸引人们，就如任何新建立的国家吸引早期定居者一样，人们在这里寻求自由。社交网络拓宽了人们的机会范围，一个普通人就可以成为

① 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暴力运动。——译者注

一名记者，他可以呼吁全世界都来关注某场自然灾害或是某个政治危机的新闻快讯；或者他可以是一名调查员，帮助警察侦破一宗案件。电影制片人和音乐家们则可以在事业起步时通过社交网络找到一大批追随者。

在社交网络上，人的力量被重新利用。随着乐队和小说家们将未完成的作品上传到网上，通过众包^①集思广益，更改旋律、歌词或故事情节，“艺术”这个词似乎也有了新的意义。任何人也都可以是科学家，参与众包的研究项目。Galaxy Zoo项目^②就是由公众志愿者对从100万个星系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分类，并最终将结果发布在科学期刊上而完成的。另外，Facebook本身也通过众包途径让自己的网页被译成外文。

社交网络还是一种人们用来与政府进行沟通的新渠道。白宫曾邀请其推特（Twitter）上的粉丝对一条税法发表评论。⁵当时，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的一位官员发布了一篇博客，里面链接了Twitter粉丝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此发起了关于税收政策方向的讨论。2011年，旧金山推出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市民可以用他们的手机拍下街道上的坑洞或其他任何需要维修的场面，然后直接将照片上传到相关的市政部门通知维修。也是通过同样的网络，具备心肺复苏技能的人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到紧急事件中去参与救援。比如说，有人在高尔夫球场上7号洞位置突发心脏病，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就可以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在本区域内搜寻志愿者，并请他们火速奔赴7号洞施救。

当人们感到政府太过分，忍无可忍时，他们可以通过Facebook、Twitter、YouTube来鼓动其他人和他们一起上街示威游行。在此之前，各种形式的政治游行都需要由一个有魅力的领袖起头，而这样的一位领袖常常会被杀害，不然就是根据地被捣毁。而如今，组建这支反对力量的“Facebook国”

① 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译者注

② Galaxy Zoo是一个邀请大众参与，帮助分类超过100万个星系的在线天文学项目。——译者注

公民散居各处，政府如要对他们进行迫害，难度就大多了。若是网络上也燃起熊熊的革命之火，灭掉它是难上加难。

关于社交网络的好处，以上所描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与故友保持联络，并让我们认识一些新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它创造了一个人们迫切需要的舒适空间。就像哲学家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指出的：“虽然近几十年来，公共空间或被毁坏，或被私有化，或被纳入警察的管辖。但因为对绑架、虐待、犯罪及道德沦陷等行为的恐惧日益增加，青少年的公共生活还是遭到了严重的损害。”^①据博格斯特所说，社交网络就像过去的主要集会街道或电子游戏室一样，成为了青少年的聚会场所。

社交网络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成为人们生活中必需甚至成瘾的一部分。它不再只是一种消遣，而是发展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希望能登录Facebook或聚友网（Myspace）^①，或者在Twitter上发表自己的每一个想法。最近，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在一些场所受到了禁止，比如法庭上。尽管如此，大部分社会机构和场所都已放开管制，不再禁止人们到Facebook上会朋友或是到Twitter上与其他用户互动。这样一来，便引发了一系列新的话题：法官可能和被告是网络好友；陪审员要通过查看目击证人的Facebook主页来评价他们的可信度；律师可能会把他们和客户之间的秘密交易拿到博客上去说。

然而，军队对互联网的限制还是坚持了很长时间。2009年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禁止陆战队员在其网络上使用Myspace、Facebook和YouTube。⁷军队的顾虑和我们很多人一样，无非是担心网络欺诈、黑客及其他安全漏洞，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却要高得多。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黑客攻击PlayStation^②获得你的信用卡号码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⁸但你还是可以获得一

① 全球第二大社交网站，是一个集交友、个人信息分享、即时通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互动平台。——编者注

② 索尼旗下的一款家用电视游戏机。——编者注

张新的信用卡；而换作是军事机密被别国盗取或者秘密作战计划被泄露，后果就会严重得多，可能直接意味着士兵们的死亡。⁹

军队禁止使用社交网络大体上是说得过去的，只是还存在两个问题。招募志愿军入伍本身就不容易；无法到Facebook和Myspace上去与亲人好友互动会更加降低士兵们的士气。另外，武装冲突中的技术问题也会对互联网的使用提出要求。为高效使用某些武器，士兵要用到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比如：用iSnipe和Shooter来预估子弹的轨迹曲线；另外一款应用程序能在实时升级更新的地图上显示友军和敌军的具体位置；¹⁰甚至还有一款叫Jibbiggo的应用程序能直接翻译阿拉伯语中的伊拉克方言；¹¹Telehealth Mood Tracker则是一款能测试士兵精神健康状况的应用程序。¹²

2010年2月，美国海军敞开怀抱接纳了社交网络，对互联网布局进行了重新构建，组成了NIPRNET（意为“非机密互联协议路由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专用网络，可为士兵们提供访问YouTube、Facebook、Myspace、Twitter和谷歌（Google）应用程序的路径。¹³军队开始向每名士兵发放智能手机，检测它们在战斗中和战斗外的效能。¹⁴战争区域内，现场的运输工具、飞机或是热气球上都安装了无线网络，以使这些应用程序能够顺利运行。¹⁵

不仅是美国，还有美国在全球的敌国们也都在军队中开放了社交网络。2010年，一份名为《恐怖分子对社交网络的使用：Facebook案例研究》（*Terrorist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Facebook Case Study*）的国土安全报告指出，圣战支持者们和圣战者组织（muja-hedeen）们都在越来越多地运用Facebook传送业务情报，其中包括用阿拉伯语、英语、印度尼西亚语、乌尔都语及其他各种语言编写的简易爆炸装置（IED）制作技法。¹⁶

在Facebook上一个拥有2000名成员的穆斯林极端分子群里，大家互相分享着“战术射击”、“认识你的AK-47”、“如何拆卸检修AK-47”等各种各样的视频。¹⁷其他穆斯林极端分子群的Facebook页面上还有一些以加沙地带受伤或死亡的巴勒斯坦人为特写的宣传视频，并链接了基地组织上传YouTube

的视频，以及鼓动女性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视频。所有这些视频都是公开的，公众无需成为该群的“粉丝”，无需“点赞”或加“好友”就能点击观看。

甚至不法分子离了互联网也什么都干不成，他们要通过查阅Facebook上出现“度假”字样的信息来锁定抢劫对象，或者要使用搜索引擎来学习如何谋杀，诸如此类。实际上，有时候单凭犯罪分子的搜索记录就可以理出整个案件的线索。宾夕法尼亚州一名护士谋杀丈夫的案件便是如此，记录显示，在谋杀之前她已事先在Google搜索了“无法察觉的毒药”、“国家枪支法律”、“速效毒药”、“宾夕法尼亚枪支法”、“中毒后胰岛素水平”……“如何进行谋杀”、“如何购买”、“如何在新泽西州购买猎枪”、“神经肌肉阻滞剂”、“水合氯醛”、“三氯乙醛及其副作用”、“沃尔格林^①”等一大串相关信息。¹⁸

Facebook甚至能实况转播正在进行中的犯罪活动，让犯罪分子有渠道获得支援。当犹他州警察正要依法对Nortenos犯罪团伙的一分子贾森·瓦尔德斯（Jason Valdez）进行逮捕时，贾森挟持人质维罗妮卡·詹森（Veronica Jensen）躲在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房间外面及左右房间内都布满了特警。贾森用他的安卓手机在Facebook上发了6条动态，加了15个好友，对大量亲朋好友在他主页上留下的评论作了回复，还上传了一张自己和人质的合照，并附上标题“多可爱的人质，对吧？”之后Facebook上的一位好友在他的主页评论说有一名特警正埋伏在灌木丛里：“有枪手在灌木丛里，蹲低。”“谢了，哥们儿。”贾森回复道。“小心！”那位网友最后还加了一句。¹⁹

8小时后，贾森发布了最后一条动态：“好吧，我放开这个女孩了，但那些混蛋，我叫他们不要进来，结果还是在企图靠近，所以我又连放了几枪，现在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僵持的场面一直到特警炸开了房间前门和连接隔壁房间的一堵墙时才被打破。人质没有受伤，贾森最后进了重症病房。警方正在考虑是否要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来追究那位给贾森通风报

① 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译者注

信的网友。²⁰

为什么人们喜欢成群结队地泡在 Facebook 或其他社交网络上？这并不难理解，难的是成为这一新国度的公民以后，你难以预料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论是要搬去以色列的集体农场、要去日本教英语，还是要参军，或是搬到乡下农场，你都需要对这些想法及其后果有点概念。而当你加入 Facebook 的时候，你却对网络公民这一身份的衍生结果知之甚少，以至于你不知道你在那里所做出的某个决定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它将如何改变你及你的生活。Facebook 的管理规则，即服务条例，总是变幻莫测。可能它今天许诺你的好友关系为隐秘，明天又会出尔反尔将它们设为公开。

人们可能会认为，Facebook 强化了受到宪法保护的“结社自由”，因为它允许人们组成各种群组，如：“1995 届班级重聚委员会”、“我爱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解放孟菲斯三人组”等。但有时人们在 Facebook 上加群结社，却常常反受其害。曾有法官因在 Facebook 上加律师为好友而受到惩戒，尽管在实际生活中法官和律师交朋友完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还有，英国一名狱卒在 Facebook 上和囚犯成为好友后，就不幸丢掉了工作。²¹

结社自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成员有权利不透露组织信息。举个例子，1958 年，美国最高法院授权非裔美国人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可以不对阿拉巴马州政府公开成员名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认为，强制性公开名单将会“侵害到基层成员为支持他们的共同信仰而参与合法组织的权利”。²²在决定取消强制性披露时，最高法院的思考是这样的：人们在某个组织内的成员身份被公开以后，他们可能变得不敢充分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也惧于参加那些可以增进信仰的集体活动。披露一个人的成员身份可能使他遭受“经济报复、失业、人身恐吓或其他公众敌意行为”。²³

然而，社交网络却将这种人们视为隐私的组织关系暴露在外。2009 年，当 Facebook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改变政策，使原来由个人自行设置是否可见的好友列表和群组关系变得公开可见时，整个世界一片哗